

明亡清兴三部曲

— 凌力 著 —

傾城傾國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明亡清兴三部曲

——凌力著——

傾城傾國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城倾国/凌力著. —2 版.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302 - 1187 - 8

I. ①倾…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3634 号

倾城倾国

QINGCHENGQINGGUO

凌 力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990 16 开本 30 印张 466 千字

2012 年 2 月第 2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 - 7 - 5302 - 1187 - 8

定价: 36.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 - 58572393

内 容 提 要

《倾城倾国》是一部描绘明亡清兴、政权易主的长篇历史小说。

明朝崇祯帝虽然一心励精图治、挽救危局，但是他刚愎自用、残忍多疑，屡屡自坏长城。外有清朝政权的崛起，雄心勃勃的皇太极君臣志在问鼎中原；内部宦官乱政，权臣倾轧，贪官横行，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岌岌可危。智勇双全的登莱巡抚孙元化等贤臣良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决心在明清对峙的前沿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要塞。然而，各路政治势力的角逐缠斗，各种社会偏见的搅扰，崇祯帝的反复无常……最终使孙元化等人的努力付诸东流。崇祯四年，“登州兵变”发生，军事力量此消彼长，明王朝“黄钟尽毁、瓦釜雷鸣”的败亡结局无可改变。小说深刻揭示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清王朝取代腐朽没落的明王朝的历史必然。

宏伟开阔战争场面，勾心斗角的宫廷矛盾，缠绵悱恻的男女恋情，凄惨悲凉的亡国境况……一幅幅复杂深沉的社会生活画面，渗透着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层次的思考。

小说气势磅礴，内涵丰富，情节紧凑，环环相扣，语言优美，风格庄重典雅，是当代历史小说中的佼佼者。

—
枫叶红了。菊花残了。

北雁南飞、秋霜初降之际，他来到嘉定这个江南小镇，重温半年前的旧路。

古镇南高义的水门关和别致的人文石桥遥遥相望时，伫立船头的他，心头惴惴不安，脑海又一次浮上那句旧诗：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春天那次来，是不知她是否还在，是否还记得他，是否肯见他；现在再来，是担心她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已是不惑之年，历尽沧桑，把人世间的一切都看得很透彻了。什么都可以忘却，什么都可以舍弃，唯有她的那份情义，像一颗明珠，永远埋藏在他心底，随着岁月的流逝，愈显得

作家手迹

第一章

—

落日之前，烟尘滚滚，大金国八旗骑兵如同一股股奔腾的洪流，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把坐落在重峦叠嶂之中的永平府城团团围住，数万女真铁骑在同声怒吼：

“速促那！哇^①——”

“速促那！哇——”

“速促那！哇——”

这怒吼好似乎空爆发的骇人闷雷，天宇震撼，大地颤抖。三声呐喊方停，余音还在原野上回荡，却听角声四起，八旗军环城立营。

旗帜如林，十彩辉耀，鼓荡着北风，猎猎作响。

阵阵马嘶，此起彼伏，在长空回荡。

粗犷的笑语，野蛮的叱骂，被呼啸的北风送出很远。

重围之中的永平城，四门紧闭，城墙上阒无一人，千门万户无声无息，仿佛鸡犬尽都死绝。

城外东北一隅，山坡上营帐重重，熊腰虎背的小校们正把串灯吊上高高的灯杆。灯下一人，貂帽戎装，抚髯远望。他腰悬宝剑，胯骑战马，夕阳照着他魁硕的身体，北风掀动他宽大的褐色披风。此刻他眉宇间流溢着的忧郁和柔情，与他威风凛凛的外貌、与周围弥漫着的腾腾杀气极不相称。

他凝望着、慨叹着，竟吟哦出声：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范章京，又发雅兴了？”背后突然有人这么问，洪亮、爽朗，笑声随之滚了过来。范文程不用回头便知是谁，连忙翻身下马，单腿跪倒：

^① 速促那：女真语，冲；哇：女真语，杀。

“给汗请安。”

“起，起。”金国大汗皇太极下了马，三十多名侍卫在他身后八字排开，静静地站得笔直。他满脸笑容，细长的眼睛里有掩饰不住的好奇：“你在独个儿念什么？可是南朝的诗词？讲给朕听听。”

范文程笑道：“好教大汗知道，这是我家祖上范文正公^①的名篇哩！”他把这首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渔家傲》细细讲了一遍。皇太极静静听着，目光投向积雪的远山。侍从们早为主人布好坐墩，两人却都没有坐的意思。

“好一个龙图老子！”皇太极听罢，大声赞叹，“不过，‘将军白发征夫泪’，不免颓丧了些。上午，朕道经碣石山，不由想起先生你讲的曹操征乌桓和他的《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才是雄才大略呢！”

“所以，”范文程沉静地笑笑，“先祖志在做一代良臣，曹公却具帝王之量呀！”

是说古还是比今？这一语双关，引得皇太极哈哈大笑。范文程的机敏使他非常满意。

“范章京，”皇太极在黄龙绣墩上一盘腿坐定，“你又为大金立了一大功！反间计已经奏效，南朝小皇帝果然把袁崇焕下了狱。除掉他，咱们可就没对手啦！哈哈哈哈哈！”

范文程耸耸眉头，惊讶道：

“真不料这般容易！……崇祯多疑，自坏长城，足见明朝气数已尽了。”

“正是哩。朕想乘此良机，取永平为家，攻破周围城池，连成一大片，也好打开关内关外通道。”

范文程沉吟片刻，说：“只怕他各路勤王兵马齐聚京畿，我们还是难于撑持的……”

皇太极大手一挥：“那有什么，敌不住便回关外，下次再来，我们又不失什么。若能立住脚，岂不是好？”

范文程正视皇太极，面色严肃了：“大汗，若想立足，则严明军纪，禁止滥杀无辜，就不能不……”

“好了好了，先生放心就是。”皇太极笑着抢过话头。

^① 北宋名臣范仲淹，谥文正。

亲随侍卫库尔缠来报：诸贝勒^①已齐集帐下候驾。

皇太极站起身：“这永平城已劝谕再三，不肯归降，理当今夜攻破！城破之时，可就难说什么不滥杀了，规矩如此……走吧，去寻一个攻城口。”上马之后，他勒住躁动不安的青骢：“范章京，今晚你往遵化守城去吧。遵化城得来不易，旁人去朕还不放心哩！”

一听说要攻破永平，贝勒们兴高采烈，顿时精神百倍。只有这种拒降的地方，他们才能放手屠戮掠夺，各显英雄。这回出征伐明因是大汗亲率，规矩比老汗王还大，拘得人怪难受，有了这么个任情舒放的机会，谁不快活！所以绕城跑马选攻击点很是快当，众人几乎没有异议，全都赞同大汗指定的西北、东南两角，一正一佯。

如果不是一桩意外，那么，明天拂晓，这个死寂的永平城就要热闹了！多少财富、人口、美女等着他们去取，三天之后大汗才会下封刀令，能整整杀它三天，够痛快！

这当儿，两名侍卫押来一人跪在大汗马前，说是前哨所擒，不敢自专，特地献上。

众人都有些纳闷，纷纷围上前来。

贝勒济尔哈朗心疑，催马近前看了一眼，暗暗吸了口凉气，说：“大汗，是刘爱塔的侍从！”

御用青骢猛地昂头一跳，皇太极勃然变色，用可怕的声音吼了一句：“刘爱塔！……”

济尔哈朗转向俘虏：“说！刘爱塔在哪里？”

俘虏必是横了心，回答很平静：“刘兴祚将军奉命率兵驰援沙河，闻说金国大兵已到永平，故直奔太平寨。遇见北兵押了掠夺的南朝人在途中吃饭，刘兴祚将军袭斩五十级，令我等携首级往官厅请赏。”

“刘兴祚是谁？我在问你刘爱塔！”济尔哈朗倒不发火，皱着眉头追问。

“刘兴祚便是刘爱塔。他归降南朝，阁部大人特地为他改了名字，是兴隆明祚的意思……”

俘虏话未说完，刀光一闪，头颅忽然飞去，一腔血立时喷溅好高，无头的躯体随之倒地。这种场面众人司空见惯，并不在意。但看到动刀的是皇太

^① 贝勒，满语，原为满族贵族称号，清崇德元年定封爵，位于亲王、郡王下。崇德以前的贝勒，即后来的亲王。

极本人，无不惊异，大金国汗亲手杀这么个无名小卒，未免有失身份。

这一刀却使皇太极的愤怒得以发泄，涨红的脸和凸出的眼睛渐渐复原，气息也渐次平静，他板着脸对贝勒们说：

“朕的意思，擒获刘爱塔，胜得永平城！……他忘朕恩养，竟敢诈逃！今日送来手头，真乃天意！”

他眼睛阴沉，声音沙哑，每逢到这种时候，谁都不敢抬头看他。

“阿巴泰！济尔哈朗！你两个各率三百骑兵追杀刘爱塔，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处置了刘爱塔再破永平！”

阿巴泰瞥了瞥济尔哈朗，眼里透露出满：一个人竟胜似一座城池？济尔哈朗连忙眨眼示意接旨，二人领命去了。诸贝勒也各归营帐。范文程留在最后，迟疑片刻，走近皇太极低声说：

“大汗，刘爱塔有罪，但……”

“范章京，大兵伐明，降者不扰拒者戮，朕已明谕天下，何况背恩叛主，死有余辜！刘爱塔不杀，何以警来者？”皇太极脸色已平静，眼中却还透着执拗。

“刘爱塔毕竟不同……”范文程还想说什么，皇太极脸上突然涌来一片红潮，一挥手，背转了身：

“范章京，遵化守城，请多费心……”

范文程心事重重的背影消失在暮霭中。皇太极心烦意乱地踱来踱去，抬眼望了望西天最后一抹晚霞，一颗星在云丝边闪烁。他站住不动了。

“大汗，奴才请随阿巴泰贝勒擒拿刘爱塔！”有人跪在脚边低声请求。

“你？……”皇太极听声音知道是亲随侍卫库尔缠，静默片刻，终于叹了口气，说，“去吧！……”

二

滦河的这一段，宽不过十丈，却水深流急，最冷的时候也不封冻，何况已是“七九河开”的季节。

右岸伸展出一片平滩，明军大队人马在这里歇脚：有的河边饮马，拾柴生火炊饭；有的背靠背坐着打盹，或者干脆头枕鹅卵石横躺着呼呼大睡。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破旧不堪的绊袄、罩甲、战裙、遮臂；戴着生锈的铁帽、头盔、红笠帽、五色扎巾，跟手中的斧钺刀枪一样，多是百年前祖爷爷留下的古物。五六千人铺满河滩，像是盖了一张破烂幄幄的地毯。

杂沓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蓝色旌旗如同一团蓝色的云飘来对岸，数百名金国骑兵不紧不慢地沿河行进，鲜明的甲冑在阳光下闪亮。

自从去年十月金兵南侵、围攻京师以来，从山海关到北京，整个滦河流域都成了明、金交锋的战场，犬牙交错，你来我往，两军猝然相遇的事很平常。有时会成为一场遭遇战，有时也可能各有各的使命，互不相扰擦肩而过。今天的形势，本应是后者。但是，蓝旗骑兵过于整齐强壮，他们的马过于矫捷神骏，他们的神气过于洋洋得意，使右岸河滩上几乎不能称之为军队的明军兵勇们火冒三丈、气冲牛斗，仗着人多势众，也许还仗着河水阻隔，竟忍不住地大声叫骂：

“臭鞑子！去奔丧啊？”

“骚胡狗，挨千刀！”

一呼百应，河滩上空骂声喧嚣。蓝旗骑兵们不知出了什么事，住马停下，向河滩张望。

明兵越骂越上劲，搬出了祖传的看家本领：

“我×你奶奶！我×你姥姥！”

“×你妈！×你祖宗！”

“我×你老婆！我×你姑娘丫头！”

.....

大金国那些不上阵、未谋面的女人全都遭了殃，无一幸免。蓝旗兵们惊愕地听着，想必有通事把这阵臭骂的意思讲明了，岸上猛烈爆发了大笑，闹哄哄的如在擂鼓。乱了片刻之后，竟由队伍中驱赶出四五十名妇女，或老或少，或丑或俊，有的身着绫罗，有的布衫褴褛，但短袄长裙，都是明朝妇人装束，一个个掩面捂嘴低头哭泣，踉踉跄跄跪倒在河边。只见一名戎服金将用流利的辽东味汉话隔河大喊：

“看见了吗？这都是你们的妇人！你们的奶奶姥姥，你们的老婆、女儿、娘！尽都被爷们×够啦！你们反想×人？有脸吗？哈哈哈哈！……”

“轰！”河岸上又腾起大笑。河滩下一片寂静。

“哗啦”一声响，蓝旗下的领队拔出长剑在头顶一挥，大吼：“哇！速促那——”

“哇！速促那——”狂野的吼叫轰然如雷，几十名骑兵激箭般飞出队列，冲向河边，挥刀砍倒了临河而跪的十数名妇女后，连人带马跃入水中，似要浮渡过河。

河滩上悚然失色、呆若木鸡的明兵中，不知谁惨叫一声：“天啊！逃命哇！”数千明军顿时大乱，掉头狂奔，如失魂魄，丢盔弃甲，互相推挤。不到一顿饭工夫，六千大明官军逃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数十具死于挤撞践踏的尸体。

浮渡的金骑兵只前进了十数步，便勒马停住，望着逃窜的对手，和大队一起鼓掌大笑。

阿巴泰没有笑，他一直冷眼静观。此时厌恶地骂一声：“熊包软蛋……济尔哈朗，我们不在这儿耽搁了！”跟这样的对手打交道，真是乏味！他的脸拉得更长了。

“是。”济尔哈朗是阿巴泰的堂弟，语气带着恭敬。他看看河边，还活着的女人们互相搂抱着哀哀哭泣，道：“把那些累赘……都杀了吧。”

他俩昨晚奉命后立即出发，午夜时分，以拒降为名攻屠了一个村庄，便在那里宿营。天亮前探哨来报：刘爱塔率军二百人由太平寨去山海关，他们决定在途中拦截。集队出发不久，就遇上刚才河边那一幕。没料到各佐领不少弟兄战马上都绑了一个掠来的女人。杀掉当然干脆，总是一份资财玩意儿，就没有更好的法子？阿巴泰想了想，说：

“差十名甲兵押回大营收管，各人做好记号，回去后再领。”

少了女人的拖累，行军加快了，不久就接上了前哨。哨官请两位贝勒爷登上小山，眼见那队打着“刘”字旗号的人马正远远走来。阿巴泰和济尔哈朗一齐盯住旗下棕红白蹄马背上的骑者，半晌，不约而同地自语道：“是他！……”

阿巴泰表情活跃多了，兴奋地扫了堂弟一眼，说：“刘爱塔可不像刚才那群熊包蛋。你我要小心对付！”

被这许多人眷注的刘爱塔——刘兴祚，正在他的“刘”字大旗下缓辔而行。三十二三岁年纪，身材挺拔，动作洒脱，一看而知马上功夫到家。面白微须、修眉俊目，可以想见十多年前是个漂亮人物。他率领的这队人马和一般杂牌明军一样，锣齐鼓不齐，衣装已破旧，军械不成样子，但他从不回顾，只管领头前进，仿佛那是一队精兵，仿佛他是凯旋的将军。

他身后随行的侍从亲兵可不像他们的主将那样沉默寡言，正小声议论着眼前那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兵部尚书兼蓟辽登莱总督、天下无人不知的抗金名将袁崇焕，在金兵大举南下围攻京师的危急关头，竟被发现是通敌卖国的内奸，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

“娘的！他袁崇焕也有今天！真是报应！”毛承禄满脸大胡子，眼睛瞪得赛铜铃。他原本姓王，投奔皮岛毛文龙^①后被认义子，改姓毛。

“谁知道哩。兴许是咱大帅讨命追魂也说不定！”高大魁梧的孔有德，是典型的辽东大汉，长相憨厚，甚至有些呆气，说完就傻呵呵地笑了。

同是辽东人，耿仲明却灵巧俊俏，灵活的眼睛飞快地朝众人一扫，压低声音：“论起来，上天有眼，也算冤冤相报，可要说袁督师是内奸，我还真有点难信呢！……”

一时，众人都不做声了。

他们这些人，心头的天平和京师内地人不一样。满洲人占辽东，杀得他们家破人亡，只得逃出故土投奔毛文龙以图复仇。袁崇焕在大明军屡战屡败屡退、丧失大片国土之际，砥柱中流，宁远大捷打败了努尔哈赤，宁锦大捷打败了皇太极，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曾是他们最崇敬的英雄。英雄竟然杀掉了在危困中收留并重用提拔他们的恩人毛大将军，这笔账又该怎么算？

“哎，你在看啥？”孔有德捅捅刘兴贤，因为他一直呆呆望着远方，“咋不说话？”

刘兴贤愁眉苦脸地瞥了孔有德一眼。他是刘兴祚的弟弟，身形相貌都小了一号，却显得猥琐、怯懦。他小心翼翼地四下瞅瞅，策马贴近孔有德，探过上身耳语道：“孔哥，只求你尽心尽力保住我二哥，我们刘家就指望着他啦！”

孔有德耸耸浓眉：“这是咋的啦！”

“唉！要是还在皮岛，也就罢了。如今天天跟金鞑兵照面，一旦知道二哥的行踪，他们必定要来擒拿；一旦被他们拿去，怕要碎尸万段了……”

“咋会呢！”

“你不知道，”刘兴贤声音更低、眉头蹙得更紧，“如今这位大汗，早先最喜欢二哥。在那边二哥叫刘爱塔，便是大汗起的名，依着辽东话‘爱他’的音……哎呀，来啦！”他神色突变，尖叫出声。

前面山路转弯处，忽然漫出一片尘土，如同黄色的雾，雾中杀声震天，一团蓝旗骑兵裹着风沙从黄雾中涌出来，直奔“刘”字大旗。

^① 毛文龙，浙江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于金后，率部自海岛遁回，乘虚袭杀金镇江（今丹东北）守将，得授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佩尚方剑，率军镇皮岛（今朝鲜椴岛），牵制金后方。崇祯二年五月，被袁崇焕以跋扈等十二项大罪斩杀。

刘兴祚脸上出奇地镇静，只对后队做了个手势，兵勇立刻散开，排出迎战队形；他伸向后队的手又向下一压，骑兵们立刻翻身下鞍，拉着战马一起卧倒。这真及时！随着一声响箭的尖啸，强劲的羽箭如密密飞蝗掠着他们头顶飞过，奔涌而来的人马已看得清面目，听得清吼叫声了：

“杀刘爱塔呀！——”

“杀刘爱塔！——”

刘爱塔却不卧倒，只用长刀和弓左右挥动，拨开射来的箭。他确实灵活敏捷，箭雨过去，只左胸甲和右臂甲上各着了一箭。

阿巴泰已经逼近，满脸亢奋，狂野的光芒在黑眼睛里跃动，大吼着：“刘——爱——塔！——”

刘爱塔挥长刀“当”的一声架住阿巴泰砍来的宽背金环大刀，左手扔了弓，迅速拔掉身上那两支箭。两人对视的一刹那，阿巴泰满眼鄙视和仇恨，但又极度兴奋，鼻孔张大，额头青筋暴起；刘兴祚冷漠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悲哀，嘴角微微一动，竟牵出一个苦笑。

阿巴泰一愣，随即大喝一声：“杀！”双方抽回刀，便你来我往，你进我退地斗成一团。三百正蓝旗骑兵把不足二百人的明军团团围住，刀枪相击，人喊马嘶，不断有人惨叫落马，落马后又被马蹄踏死……

寡不敌众，疲兵胜不了精兵，明军剩余的人越来越少，厮杀也就越加酷烈了。

孔有德催动着胯下黑马，挥动着七十二斤大铁棍，左右开弓，抡出去力大无穷。蓝旗骑兵被他杀伤十数人后都不敢近身了，他便如舞飞轮，把铁棍甩得溜圆，冲出重围。耿仲明紧随其后也杀了出来。孔有德回头一望：

“刘爷杀出来没有？”

耿仲明在马鞍上踮脚远望：“没有，还在里头！”

孔有德一勒缰绳，驱马转身重新杀回，直撞到刘兴祚面前，大叫：“刘爷，快跟咱老孔杀出去！”他抡着铁棍杀出一条血路，领头冲出包围。回头一看，刘兴祚并没有跟他出来。他急得拉了耿仲明弃马步战，再次杀进，就是拖也得把刘兴祚拖出来！

刘兴祚与阿巴泰厮杀许久，已呈败相，只能招架了。阿巴泰看准时机，大刀往下一扫，刘兴祚的棕红儿马突然惊跳，竟把主人攒下地！阿巴泰举刀就砍。偏偏孔有德赶到，一棍架住、推开，背起刘兴祚，还空出右手舞棍，在耿仲明的护卫下，第三次溃围而出。

刘兴祚刚刚喘过一口气，便推开孔有德，夺过耿仲明的长枪灰马，跃上马鞍又要杀回去。孔有德一把拽住马勒口，大叫：“刘爷，你疯啦？送死吗？”他膂力千斤，身长腰粗，一使劲，就把刘兴祚从马鞍上举起，小心地放在地上。

刘兴祚倔强地挺着脖子，伸手又去揪缰绳。突然，孔有德怒吼一声，胸前中箭：可怕的箭雨尖啸着飞来，又是一团蓝色！数不清的镶边蓝旗骑兵包抄围拢，杀出重围的数十明军再度陷入包围。孔有德感到钻心的疼痛，他拼命睁大眼睛，看到了耿仲明中箭倒下，看到了刘兴祚前身像刺猬似的直插了十多支箭，仍然站着不动……

在孔有德丧失意识之前的最后一刻，他听到了刘兴祚的一句低语，安详而欣慰：

“总算死在该死的地方了！……”

两队金兵会合了。明军已没有一个活的。那直挺挺站立不倒的刘兴祚就格外显眼。金兵渐渐在他面前围成个半圆，气氛很古怪，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办。

二位贝勒过来了。他们打了胜仗，生擒了刘兴祚作证，杀尽了明兵。济尔哈朗兴冲冲地面带笑容，阿巴泰的脸又沉下来。骑兵们连忙给王爷让路，他俩就站在了刘兴祚的面前。

阿巴泰突然发作，跳起来照刘兴祚脸上狠狠一拳。他心里有一个狂暴的声音在怒吼：“你不肯拿出本事跟我比试！你瞧不起我！到死也瞧不起！混蛋透顶！……”

已经死去的刘兴祚经不住这一拳，“扑通”倒地。济尔哈朗眼里泛上一片恶意，喝道：“扔掉！喂狼！”

兵士们一拥而上，他们早看中了刘兴祚护身的上等甲冑丝质衣袍。片刻争抢，剥光了他身外的一切，他便如初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一样，赤裸裸地躺在寒冷的大地，斑斑血迹，像是几朵绚丽的红花覆着白皙的身躯。

济尔哈朗暧昧地笑笑，说：“怪不得叫刘爱塔！”阿巴泰盯他一眼，冷如寒冰，使他赶忙换了话题：“咱们回去交令吧，载上他的尸体……”

“等一等，贝勒爷。”库尔缠不知何时来到他们面前，满头是汗，口中仿佛还在喘气，“既已杀了，何须载回尸体？”

阿巴泰问：“汗有新旨意？”

库尔缠头也不回地望着刘兴祚的尸体，答非所问地说：“有我作证。”

他突然转身，边走边脱衣甲。他细心地给刘兴祚穿上自己的长袍，又顺手拽过两匹马，推下马上兵勇，夺来马鞍上的被子，抱起刘兴祚放在被子上，命令道：“挖坑！”

兵勇们都知道他是大汗的侍从，谁敢违拗？坑挖好了，库尔缠最后看了看刘兴祚的脸，那上面有一种大彻大悟的宁静。他叹口气，合上死者的双眼，用棉被裹好尸身，下葬了。

济尔哈朗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阿巴泰却装作没看见，吩咐部下检查战场，有没有漏网敌兵。

“哇呀！——”一声怪叫，查看战场的兵士“扑通”倒地，一个浑身是血的大汉突然跳起，“嗬嗬”怒吼着，像受伤的猛虎，一头撞进金兵最密的人群，抡起铁棍乱打乱杀。金兵大惊，纷纷举刀上前围攻。

“轰隆隆！”一声巨响，土裂泥飞，铁屑四散，金兵一片呐喊！

“轰隆隆！”又一记巨雷，这发炮弹打到人群中，顿时血肉横飞！

紧接着，“噼噼啪啪！”“轰！”“轰隆隆！”声响不绝，震耳欲聋，是西洋大炮、佛朗机和火铳的骇人齐射。刹那间，尘土飞扬，硝烟弥漫，人喊马嘶，金兵完全被打蒙了！

阿巴泰勒住惊慌的马，沉着下令：“吹角集队，撤！”他一扭头，发现总是平静愉快的济尔哈朗脸上罩满乌云，眼睛直冒火，便问：“是他吗？”

济尔哈朗咬咬牙，恨恨地说：“就是他！”

四年前的宁远大战，许多八旗名将死在他的西洋大炮之下，济尔哈朗也受了重伤。今天相遇，仍然得避开这个可怕家伙的锋芒！这口气，怎么忍？

库尔缠低声叹道：“怪不得人说‘孙家兵’不可侵！”

阿巴泰又有些兴奋了：“南朝人也真怪！熊包的连缩头乌龟都不如，厉害的又胜过深山猛虎、大海蛟龙！……”

金兵撤走了。满地尸体的空旷战场上还飘着硝烟、浮着尘埃，只有那浑身是血的大汉，还没命地挥舞着铁棍，向虚空用力砍、击、抡、扫，嘴还在狂野地吼着：

“杀！杀！杀！……杀光你们这些狗娘养的！……”

有人架住他的铁棍，他怒吼一声，跳起来抽棍就打，一棍扑空，背后好几个人抱住他，夺下他的武器。

“孔有德！”

大汉一愣，转着脑袋四面搜寻。这声音从哪里来？好像是天上？他拼命

睁开被鲜血糊住的眼睛，顿时被面前的神奇景象惊呆了：

一团紫雾弥漫，一片红云缭绕。云雾中一匹金色的神马，驮着一位威风凛凛、金光闪闪的神将，从天上缓缓下凡。他从戏文里、年画里知道，这就是托塔李天王！……神仙竟知道他的姓名，竟亲口唤他！孔有德说不出的惊喜和惶恐，“扑通”跪倒，连连叩头：

“弟子孔有德，拜见大仙托塔天王！”

旁边的人都忍不住笑了，知道是因为夕阳、烟尘和下坡的大路，造成这位杀得发昏的大汉的错觉。

白马上的将军跨下雕鞍，走近来，又说道：

“孔有德，你静静心，不认识我了吗？”

孔有德一哆嗦，这带着南方口音的话语那么亲切，那么温和受听。他愣住了，用劲摇摇头，目光渐渐由模糊变清晰，终于看见了面前的人：内束衷甲，外罩红袍，头上红顶缨玉簪瓣明铁盔，脚下护甲短勒靴，四十七八岁年纪，疏疏的五绺髯使长方形面容透出一团书卷气，剑眉下一双丹凤眼炯炯有神，与高直的鼻梁、轮廓鲜明的阔嘴相映衬，是一张集中了智慧、精明和才干的相貌，一旦微笑，又如春风拂人，温和慈祥。对着这样的微笑，孔有德双腿一软，跌坐地上，如同见到亲人，放声大哭。

将军安慰地拍拍这位浑身血迹的辽东大汉的肩膀，直起身环顾四周，微微叹息，转脸问身边的中军官：“只剩他一个人了？”

右前方的尸体群里，又挣扎着站起来一个人，走了两步，嘴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还有……我，耿、仲、明……”他又摔倒了。兵勇们赶忙上前搀扶。

将军皱着眉头下令：“掩埋尸体，收集散马军资，今夜赶回抚宁！”

他是镇守抚宁的山东右参议兼宁前兵备道孙元化。

三

清明过后，初暖乍寒，河边柳树刚刚蒙上一层似有若无的鹅黄。大金国汗领右翼大贝勒代善、贝勒岳托、杜度，左翼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阿济格、多尔袞、多铎、豪格等，统帅大军班师回朝。大金国都沈阳城一片欢腾，举国若狂。这是满洲立国以来第一次攻进山海关，第一次占领了关内土地——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从朝廷到民间，从宫外到宫中，都在欢庆拜贺、喜宴不断，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大殿的庆功宴结束后，皇太极就想回宫，却又被留住，因为他必须接受漠南诸蒙古部落使臣的拜贺。侍卫们见汗王不住地看窗外天色，都知道为什么，但那些憨厚的蒙古人仍是一板一眼、有条不紊地履行使臣的职责。

皇太极终于脱身回宫，踏上翔凤楼的高台阶。昨晚，他的大福晋率领后宫的福晋、格格们在翔凤楼上设宴为他洗尘。满堂粉白黛绿，鬓影钗光；满座娇声笑语，眉挑目许。但却只有一双明媚的眼睛使他神往，向他奉送着赞美，传递着思念之情。出征五个月中，也只有这双眼睛常常在战事间隙挤进他的心头，如那个人一样变化万端捉摸不定：时而天真无邪，如同五六岁的小奴恩^①；时而狡黠顽皮，仿佛整日攀树骑马的哈哈珠子^②；时而似迷人的少妇含情脉脉；时而又像冷静的智士明睿机警。想到立刻就能与这双眼睛单独相对，皇太极竟兴奋得怦怦心跳，一步三阶地跨上了拔地一丈一尺四寸高的台基。

翔凤楼后的高台上有他的内宫，不甚宽广，颇像一所富贵人家的大四合院。正北清宁宫是正宫，左右有东西配宫，西配宫之南是西一宫、西二宫；东配宫之南是东一宫、东二宫。唯有顶上的黄琉璃瓦、镶绿剪边、花脊上的龙凤纹五彩琉璃装饰和椽间檐下那些精致的雕刻彩画，使这一组质朴实用的建筑带有一些皇家气派。

皇太极向右一拐，几个大步就跨到东二宫前。宫婢们向他蹲拜。他只管走进去，宫里竟静悄悄的，没有人。环顾这稔熟的堂屋，听得到胸膛里“扑通、扑通”的有力搏动。五个月没见面了！……他咽喉发干，有些气短，缓步走近南里间，掀开门帘，一步跨入，自言自语：

“这个塔拉温珠子^③！跑哪里去了？……”

语音未落，一双香喷喷的手臂猛然从背后搂住他的颈子，灵蛇般柔软轻巧的身体紧紧贴在他宽阔的脊背，热辣辣的亲吻雨点儿似的落在他后颈和两腮。他一回身，便把这柔若无骨的小美人儿抱在强有力的双臂间。她秀眸含笑，樱唇微启，似要说什么；他却用他男人的方唇用力堵住那鲜红的小嘴，仿佛要把她闷死，好半天不肯放开。她挣扎了一下，也就顺从地让烈烈情焰在两人间燃烧了。但当他的手摸索着要解她的袍纽时，她却用力推拒。汗

① 奴恩：女真语，妹。

② 哈哈珠子：女真语，小男孩。

③ 塔拉温珠子：女真语，小女孩。